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57

主編
虞和平

文教·新聞

反日特刊（第三期）

中央周刊（抗戰建國二周年紀念特刊一）

中央周刊（抗戰建國二周年紀念特刊二）

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第一期）

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第二期）

上海工人救國會成立大會特刊

海洋新聞（一卷一期）

抗日半月刊（第二期）

國難創刊號

創進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期）

內外什志（第五卷第七期）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57

文教
新聞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反日特刊（第三期）

中央周刊（抗戰建國二周年紀念特刊一）

中央周刊（抗戰建國二周年紀念特刊二）

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第一期）

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第二期）

上海工人救國會成立大會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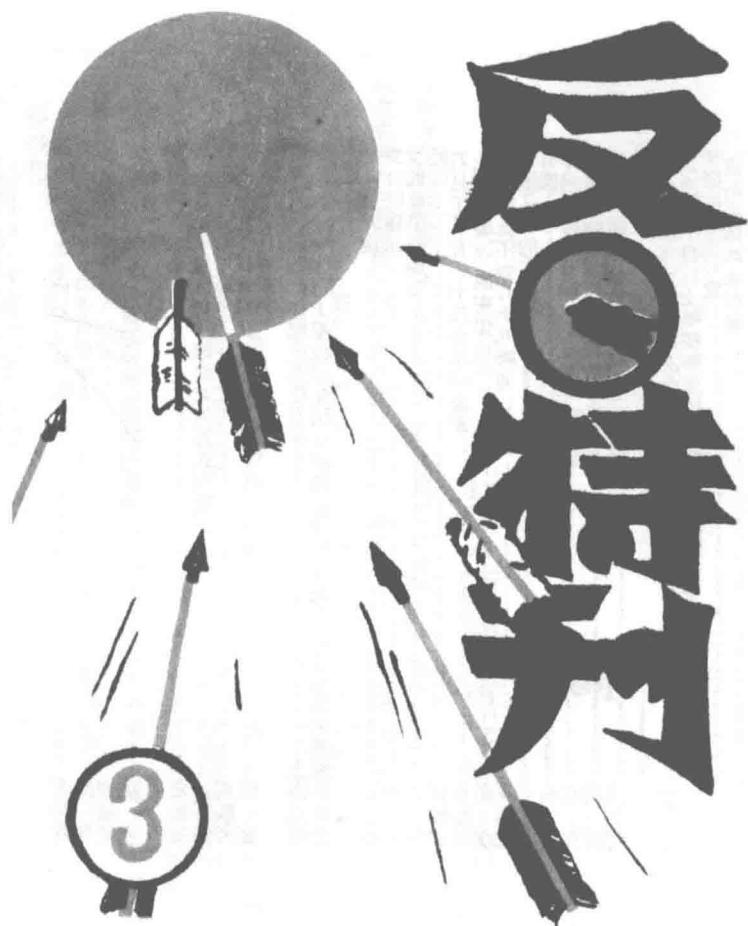
海洋新聞（一卷一期）

抗日半月刊（第二期）

國難創刊號

創進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期）

內外什志（第五卷第七期）



院學商法立省北河
 版出部傳宣會國救日反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政郵華中

反日特刊第三期目錄

時評

日人能講東洋門羅主義嗎？

周麟祥

異哉國難期中的矛盾現象！

周麟祥

悼白里安 Arthur Brand

齊植璠

論著

對於居正「國難會員建議書」批評的批評

曉曉

多難興邦之先例

朱冠羣

九一八以後暴日對華經濟之回顧與前瞻

朱冠羣

精忠報國的先傑

周麟祥

怎樣消滅本莊繁的狂吠

鐵面

記實

十九路軍血戰抗日記

上海通訊

參與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抗日救國會請願代表團赴平請願之總報告大倫

文藝

失了上海後

崔志斌

對口的痛語

崔志斌

拉起血染的戰旗

蘇文

感時

蘇文

看見了沒有？十九路軍的金勝

崔志斌

上海的淒涼（懷寄憶江南）

崔志斌

一個求不到的十九路軍

王憲堯

驚醒了我的午覺

王憲堯

有感

王文

降日的馬占山

伯文

日本暴動後的我國政府與民衆

伯文

語十九路軍某將士（懷寄憶主條）

伯文

專載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老友血情給我的一封信

少琴

天津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抗日救國會對時局宣言

少琴

致張綏靖主任電

少琴



時 評

日人能講「東洋門羅主義」嗎？

周麟祥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採取軍國主義，因而軍閥橫恣，內圖專制，外謀侵略，以陰險狡狴的手段，狠毒惡狠的心腸，掠取國民的膏血，弱小民族的血液，不惟可恨，而且可恥。近復佔我東省，引起列強的反感，深恐列強羣起干涉，不難在中國為所欲為，因此唱出所謂「東洋門羅主義」，想做美國的故智，嚇退列強，真是異想天開，「愚而可憐，執迷於此！」

現在讓我們把日人不能講同時也不記講「東洋門羅主義」的理由，逐條說來：

(一)就主義的出發點說，日人不配講東洋門羅主義……

一個主義的出發點，總是善意的，為正義的，因

為不是這樣，就不能得到他人的同情，那就不能實行。美國門羅主義來看，其主要的的作用，在反對保守主義，保障自由，扶助中南美各國獨立，所以發表以後，不惟中南美各小國，滿心贊成，歐洲其他強國，也都很同意，然後才能屹然而立，同神聖同盟相抗。而日人的「東洋門羅主義」，純粹是想把中國一口吞下，不許他國染指，牠的出發點是惡意的，正義在那麼裏？這種「一手掩盡天下目」，併吞中國的野心表現，獸慾發洩的主義，中國固然不能同意，列強又豈能甘心！

(二)就國際的情勢說，日人不能講東洋門羅主義……

中國是歐洲列強的大市場，是赤白色帝國主義的角逐

地，在這個場合的當中，不但是沒有一國敢獨占，而且沒有幾個國均分，證據已往的事實，都很明白，所以爭來，去，總是一個均勢的局面，這個局面，沒有那個敢打破爭同時也沒有那個能打破，在九國公約中，明白規定了四個原則：「領土完整，政治獨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就是做個具體的保障。這次日人悍然不顧一切，佔領東省，擾亂津滬，破壞均勢的局面，促進中國的危亡，早已召列強的嫉視；近又變本加厲，提出「東洋門羅主義」，想囊括東亞，壟斷中國，列強為自身利害計，一定要聯合起來，同日人較個高低，那麼世界大戰，即在目前，日人前途大難，恐將不堪設想啊！

(二)就中日兩國的感情上說，日人不能講「東洋門羅主義」……日本採取帝國主義以後，侵略的惟一目標，就在中國，像甲午的戰爭，二十一條的提出，濟南慘案的釀成，東北的佔領，津滬的暴動，以及其他接連內亂，陰險漁利的種種侵略行為，可以說「罄竹難書」！因此造成中日兩國，有不共戴天的世仇，國民的感情上，也成冰炭不容的狀態，我們廣土衆民的國家，文明和平的民族，不

難發憤為雄，自救救人，那能聽得惡劣的倭奴，來宰割東亞？同時其他弱小民族，也一定能認清敵人，羣起而攻，那時日人不但主義不能行通，而且要受東洋各國的共擊，束手待斃呀！

四就倭國的實力說，日人不配講「東洋門羅主義」：

我們知道美國宣佈門羅主義的時候，外有大英的贊助，內得小國的同情，而且自身富強，勿求助於外人，方能不致失敗。而日人的「東洋門羅主義」，是對世界列強下的宣戰書，是東亞弱國的催命符，當遭世界的共棄，且日本以經濟恐慌的國家，仰給外人的地方很多，請問有什麼力量，能與世界為敵？而無知軍閥，毫不自量，只顧想取私利，不審世界大勢，居然想屏棄各國，獨霸東亞，真是「癡情當車」，「多見其不自量也！」

根據以上諸端，我們覺得日人的「東洋門羅主義」，是自殺政策，是帝國主義者的末路，所以我們就給她一個嚴重警告：「蠢東西！呆乖乖！醒來吧！別做夢啦！中國這塊肥肉，不是容易吃的，東洋的霸首，也不是好當的，乾脆收了野心，做老實孩子吧！」

異哉國難期中的矛盾現象

周 政

本來一切社會現象，趨避起伏，離奇怪誕，令人難以尋出真諦所在。尤其是國難期中，風起雲湧，一刻千變，更教人迷離莫測！但是我們根據因果律：一種結果的產生，一定有一種原因的促成，絕不是空空洞洞，偶然而來的；所以我們就深信一切現象的暴露，也一定有種種背景存在，在平常的時候，我們或者可以懶惰，不去探其究竟，而在國難期中，生死存亡，一髮千鈞，真不許我們糊塗，不許我們偷安，那我們對於矛盾現象，不得不加以深刻注意，研究，判斷，以免如醉如夢，漠視國事，自誤誤國呀！

自從一二八上海將士抵抗以後，全國同胞，可以說都緊張起來了！而異常鎮靜的政府，也似乎活動起來了！在這種舉國沸騰的當中，忽然有許多矛盾現象，刺入我們的眼簾，實在值得我們玩味，有時竟令我們百思莫解！

當上海事件發生，日人提出無理條件，威迫當局，得寸進尺，蠻橫已極，在一般的觀察，政府對於辱國的要求，一定不能承認，而噩耗傳來，吳鐵城竟全部認可！倭寇雖要

時 評

求得了勝利，依然是不厭厭，進而挑戰，我忠勇的十九路軍，也就忍無可忍，自動抵抗，同時全國同胞，也非常興奮，有的投筆從戎，有的餵血赴戰，有的捐款慰勞，而懦弱的黨政府，踟躕西奔的時候，也要以最大的決心，作長期之抵抗！

！在一致之抗空氣之下，似乎應該全國動員，作人自為戰，地自為戰，準備，然而血戰月餘，日人增兵至四五師團，軍費至四千萬，我國除掉八十八八十七兩師自動參戰外，未見政府發一卒增援，軍費則僅發五十萬，並且在日軍齊集之時，身居軍職的玉慶，失去軍用地圖，瀏河某師，不戰而退，苦戰的十九路軍，奉命撤退，進而外交要人，有進行交涉開始談判的消息，尤可怪的高談抵抗的汪先生，竟目總動員為狂論，以要沙作抵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自然，政府承認要求，不戰而和，定有一湖苦衷，我們昏庸的阿斗，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要問因為什麼要通電槍殺，操場抵抗呢？難道是要人們拿來取樂嗎？不要說爭鬥國

家的光榮，民族的生存，就是爲顧全個人的人格，似乎也不應當教前後矛盾，千奇百怪的現象出現！再進一步想想，上海將士的抗日，不是很榮耀的事嗎？倭寇傾國來犯，三軍齊發，我們不是應該竭力抵抗嗎？抵抗的方法，不是祇有全國動員，各自備戰嗎？可是我們的理想，畢竟離開了事實，而且適得其反，這真教我們心神恍惚到底，經過慎重考慮以後，也只有三句回答：（一）投降勢力，戰勝了抵抗勢力。（二）自私自利意識，戰勝了爲國意識。（三）鐵臂態度，戰勝了強硬態度。唉！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我讀了這兩句，就要爲抗日將士哭！「哀莫大於心死，痛莫痛於亡國」我想到這兩句，又要爲哀哀諸公悲！豈止羣黎懼！瞻念前途，不禁無無限感慨，油然而生啊！

倭寇佔領東北以後，一方面想收爲己有，以滿足「併吞滿蒙，進而併吞中國」的慾望；一方面又想陰地吞下，以塞世界列強之口；那麼這種避名取實，兩全其美的辦法，祇有導演「滿洲共和國」的一齣傀儡劇了。所以就着這齣戲，在三月九日，強拉卑鄙的角色——溥儀趙欣伯鄭孝胥咸式毅食金鎧圖治張景惠馬占山等——登台，這種分割中國

的領土，這奪中國主權，已達極點！我們的黨政府，在偽國關照期間，也曾公開表示，「假如偽國成立，定要明令伐討」，但是十三日偽國成立宣言發表，到現在已閱一週，不但是討伐令沒有敢下，政府連討伐的聲音也沒有了！最近某要人發表談話，竟有「討伐偽國，中央以事關重大，未便輕舉」等語。唉！前言後語，怎麼矛盾至此！

不錯，討伐偽國，一來是維護主權和紀綱，二來是懲戒國賊和倭寇，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過我國認爲辦法重大，越法應該進行，並且要刻不容緩，怎麼革命政府，還以爲「未便輕舉」？真教人莫明其妙！是怕同倭寇爲敵，不敢討伐呢？還是默認偽國，準備同倭寇妥協呢？不，這是其大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想實行「滿蒙放棄政策」，免得做叛徒。假如是這樣，我們哭也無益！罵也無益！

在上海將士拚命抵抗的當兒，出兵東北，收復失地，牽制倭寇，挽回主權，可以說是舉國同聲了。但見得函電往來，請即出兵，代表北上，效吳淞砲，平津的民衆團體，也曾向繼承王府，懇切陳述，而監抱不抵抗主義的張主任，也曾慨然表示，不僅作消極的不賣國，並且要積極的

出兵，當時陳列所中，古物收藏，平垣城外，防禦設備，把我們一般蠢學生，惹得欣然相告：「張主任決心出兵了！我們準備參戰吧！」不拿我們受騙了！張主任的：「論和行動，是兩件互相矛盾的東西，『世風衰微，欺詐相尚，我們也無可如何！』

不用說：『中央沒有命令，我不能自由行動』，這是張主任時常用以自解的話。可是我請張主任澈底聊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經是專制時代的信條，況且現在是民國，祇要是有利於國，有益於民，就要急起直追，先鞭獨

悼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於世界和平人願正義根本動搖之中，於國聯盟約華府協定整個顛覆之下，於太平洋的火藥煙硝，日內瓦的暗雲慘霧，交相氤結着戰爭的「以太」之時，白里安突然遠逝了！噩耗傳來舉世震驚，軍縮會悲慟，國聯會悼情，胡弗，麥克唐，白魯事，也都去電唁弔，真的，這決不是單純的法國政治人才的損失，歐洲因此殞滅了一顆壇坫的巨星，世界也因此失掉了一位和平的天使！

時 評

著，十九路軍的抗日，也沒有奉政府的命令，獲得全國的讚許，同例在先，何必拘拘於空頭命令，讓上海抗日將士，專於前呢？並且在毫不抵抗，退出瀋陽的時候，也沒有中央的命令，為什麼能毅然放棄山河，却不能斷然收復失地呢？『淪偏而後恭』，恐怕不是張主任的本意吧？張主任或者可以說：『我要保存我的實力，免得同事們欺我，我不同日人抵抗，只在國內作威』，這就是一種『割於外戰，勇於內鬥』的亡國心理，我們真不敢恭維！口墨未乾，言猶在耳，撫今思昔，不知張主任作何感想！

齊植璐

白里安之所為世人謳歌，贊頌，哀悼，都因他的不可移易之和平論者，替我們搏下了。遍地的和平種子，撥開了漫天的險惡風雲，曾成功了許多烏托邦的非戰論者！『爲托爾斯泰』（宗教家）『羅素』（哲學家）『雷馬克』（文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事業，如果若因他入閣二十五次組閣十一次而令人謳歌，那末也要與『達迪』（拉弗爾）模薩開賽（Raumond Polucare）『赫里歐』（Ecound Herriot）一樣

五

的平凡，怪不得我們總在東亞的弱小民族憑弔唏噓！如果
要因為有黨派的立場而出名，那末他由左傾的紅色（社會
黨），到妥協的黃（共和黨），到超然的無色，其實他的地
位已成功之世界聞名的政治家，政治色彩的變遷，也值
不得什麼大驚小怪。的確，他的名譽之隆重，生平功業
已給他保證！

一九一九以後的法國，一方面藉凡爾賽和約之保障，壓
迫德，奧，布，甸以自固，一方面依「小協約」為護符，
指揮捷克，希臘，比，羅諸小國以動威，已一越而為歐洲
盟主。專橫自滿，友邦離異：莫索里尼恨不得把「意大利
之靴」掉轉方向，將法蘭西一脚踢到火星上去，使「伊伯利
安」（西班牙）變成一個孤島，德人更無時不想從重重壓迫
之下，報復前仇，修改和約，所以極端的左右兩翼——共
產，法西斯蒂——日見澎漲，赤白色的氣陣幾乎把妥協的黃色
壓倒。英國向來根據「強打強」的原則，亦有祖傳制法之
趨勢。法國表面上雖稱雄一世，骨子裏却地位孤立，危機
四伏；幸有「白里安」的周旋掉闔于兩組之間，把尖銳的局
局，緩和一下。他與德簽定了「羅加諾保安條約」，與英締

結了「倫敦協定」，與俄交換了「不侵犯公約」，與美草擬
了「戰債協定」，與意大利的「莫大胖子」也飛過鳳眼，與日
本的「倭子」也透過秋波，于是把一天雲霧，化為晴空白日
，不但解決了法國的枕陸，同時又消滅了歐洲的不安！
他更把維護和平的精神，發揚到整個紛亂的世界：一九
二八，八月二十七與美國務卿「開洛克」（Frank B. Kellogg）
簽定了「非戰公約」；又贊助過裁軍運動，努力過和平事業
：一九二五年十月廿二日之「希布魯斯」（Gracco-Bulgarron
Wat）希臘軍已深入保加利亞的邊陲，保政府急求援于國
聯理事會，白里安氏方為行政院之主席，當開會時，雙方
正欲報告經過情形，白氏急止之，謂此會之先決問題，不
在孰是孰非，而在立時停止軍火行動，然後按照情形，加
以公斷。兩國代表，皆贊成此議；立即宣告停止戰事。而
保國損失，實令希臘負賠償責任。未幾南英又有巴拉圭波
利非亞（Paraguay-Bolivia）之爭，亦由國聯公平處決，皆白
氏之力。可見白氏年來助弱制強，維護和平，保持盟約之
尊嚴，發揚國聯之威信，心勞力瘁，所求成功。不幸！中
日事件發生，雙方關係，為一強一弱，且皆為理事會之會

員，矮子蠻橫頭腦，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威壓，還使盟約等諸廢紙，行政院議決案，儼成官樣文章，毫無效力。使侵略者未加以制裁，被略者未得以援助，白氏一生事業，萬世功名，幾功收垂成，毀于一旦去職未久，即以病卒，恐他死也不能瞑目罷？！

果然，當白氏辭去國聯主席之後，列強對華之形勢大變；英國「李丁」（未改組前之外相）德留蒙（國聯秘書長）藍博森（駐華大使）三角聯合之對日外交戰線，被保守黨所把持之新內閣的外相「西門」衝破，對日緩和。繼白氏任外長之總理「拉佛爾」自己就聲明是日本的好友。「達迪武」「班古爾」也未見得有制裁暴日的決心。美國比較強硬的上院外委員長「波拉」也漸妥協了。旅行團出發，我們決不敢奢望牠有什麼收穫。一時國聯空氣，非常沉悶，暫時的和平雖然實現，而戰神又將降臨地球上！

白氏曾說：『如果世界上有一弱小國家，受人侵略，「國

對於居正「國難會員建議書」批評的批評

久經醒醒的國難會議，快要開幕了！津滬的會員，準備赴會，並提出建議書，同時中委居正先生就予以批評，他說

狀 評

「國際聯盟」應大聲說：來！不要怕！有我在，決不能讓你受人欺辱！」又說：『只有我在位一天，我具有決心，決向前進努力阻止戰爭的工作；我相信世界上不會遭遇戰爭。但是他死了，未能徹底成功的死了！我想他的靈魂還未滅，精神還未死，在浮動着彌漫着，在繼續着未完成的和平工作！最後我要寄語「麥克唐納」「西門」「韓德森」「胡佛」「波拉」「達迪武」「班古爾」「莫索里尼」「格藍第二」「奧登堡」「白魯寧」諸君，你們是否聽見太平洋面颯颯着的弱小民族顛死的哀號？及矮帝國主義者殘殺華人的槍砲在震撼？知否國聯風雲又在尖銳化百熱化的醞釀？又知否國聯壽命卻取決這風雨飄搖的一刹那？我希望諸君子哀悼白里安氏之餘，還要體會他消滅戰爭的苦心，發揚他扶弱鋤強的精神，來維持盟約，幫助國聯；制裁暴日！

二七，三，一九三二

曉 曉

：京滬有一部分國難會員，向中央提出建議書，要求取消黨治，頒布憲法，查以黨治國，原為暫時局面，及時還

七

政民，亦勢理所當然。但目前國家重大問題，其嚴重莫過於外患國難……各官員係由政府選聘，並非選自民間，故提出意見，不能謂係全民意志，中央對此雖考慮，但確不能應允，因目前在急赴國難，非算舊帳談內政時期……我們讀了上面的一段話，不禁有幾點懷疑：

(一)居先生贊成取消黨治，為什麼對於建議「確不能應允」？……近年以來，一方面因為黨治的百弊叢生，成績毫無；一方面又因為民治的理論，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所以舉國上下，都深知黨治的不能行通，而取消黨治，也成為全民一致的呼聲了！同時黨國要人，因為理屈詞窮，主張取消黨治的也很多，居先生及時還政於民，亦勢理所當然等語，固屬諛時務之談，不意隨後又來個「確不能應允」，真教人莫明其妙！這一句話違背自己的本意與良心，前言後語？矛盾背馳，何物作怪？乃使居先生……此！

(二)居先生謂會員非選自民間，不知政府未予全民選舉的機會……國難會員，都是名流傾軋，是全民的領導者，他們的意志，總可以代表大部分國民的意志，居先生硬要認為「不能謂係全民意志」，我們姑且承認。但是黨治不取消，私國家於一黨，請問被訓的阿斗——全民，選舉權已被剝奪，怎樣能選舉代表？黨政府當道數年，怎麼沒讓全民選舉一次？全民沒有選舉的機會，他們找誰代他發表意志？以黨治國，是否全民的意志？居先生本極明達，怎麼不反

省一下？

「三」居先生既知國難為嚴重問題，怎麼沒想到取消黨治？正在應付國難……自然中國受內憂外患，兩重夾攻，是一個緊急關頭，但是要想打破這個難關，祇有靠全民的奮鬥，絕非脆弱的黨政府，所能勝任，那麼取消黨治，頒佈憲法，就是教全民共赴國難的不二法門，居先生僅知教全民急赴國難，自身却依然戀棧，舍不了貴族的地位，以全民做羈狗，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甚至全民來愛，他們來賣，恐怕蘇丹政府的覆轍再見於今日，那時追悔何及？！

「四」取消黨治是統一禦侮的法則，怎麼居先生說是算舊帳？……本來，外患來臨，應當徹底統一，不可自相攻擊，使仇人坐收漁利，我們也承認，但是要請居先生明白：取消黨治的建議，是統一禦侮的惟一方策，不是與政府為難，更不是算舊帳，因為國民黨專政數年，誤國殃民，罪惡層疊，國民要是算舊帳，一定要把他推翻，並不向他建議，現在對他總懸賞獻意見，當然是不念舊惡，許他帶罪圖功，可以說仁至義盡，居先生還不知足，來責備國民，未免意氣用事吧？！

總而言之，居先生的語病心病，完全在苛於責人，專制心胸，所以我鄭重請居先吃兩付藥：一是「民治主義」，一是「忠恕之道」，居先要是諱疾忌醫，我們也只好坐視其自斃罷了！



二 土耳其

上篇所述標着亡國運動，慘淡經營，已予我們以很深刻的印象了。轉再述近代土耳其與國的小史。

土耳其當拜立曼大帝臨朝時代（一五一〇—一六六），國勢強盛，聲威四布：掩有東南歐，北亞利加沿岸，亞利西亞及地中海東部，約佔有六百方里的廣漠的領土，可算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乃自近五十年來，國勢一蹶不振，疆土日削：意大利則取其利彼甲，奧國則奪其波斯尼亞，里夏哥羅邦，希臘則佔其南耶卑魯（Epirus），英國則據其居伯亞（Cyprus），而匈牙利，門的內哥羅，羅馬利亞，及塞爾維亞，又先後獨立。故自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三）以來

論 著

多難興邦之先例（續完）

朱毅生

土耳其在歐洲所有的領土，喪失殆盡。到了一千九百一十四年，歐戰爆發，戰爭的起因原有爲着近東問題，土耳其自不能不捲入漩渦，不幸其所加入的爲德國方面。大戰終，勝利卒歸協約國，乃明列強最高會議處分戰敗國，擬立條約四種：（一）處分德國的凡塞爾條約，（二）處分奧國的賽爾曼條約，（三）處分匈牙利的特立阿龍條約，（四）處分土耳其的塞特條約。前三項條約曾經德奧匈三國代表先後簽字承認。獨第四項條約，土人誓不承認，土耳其青年衆乘時崛起，公舉凱末爾（Mustapha Kemal）爲領袖，內即推倒親英賣國的政府。蘇丹，外則拒絕列強的對土條約，設立革命政府於安哥拉（Ankara），整頓軍備，

10

與阿爾相激戰，西面抵敵希臘，北方攻擊亞美利亞，東方從幼發拉斯河與英軍戰於美索波達米亞，南面則與法國開戰，相持至數年之久，不屈不撓。

凱末爾既決心與列強抗戰，國際觀聽爲之一變，又復運用外交手腕，聯絡俄法美諸國，使英陷於孤立。是且與安哥拉政府單獨講和，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訂立法土新約，承認安哥拉政府爲土耳其的正式政府。法國亦得鐵路，承認安哥拉政府爲土耳其的正式政府。法國亦得鐵路，上經濟上各種利益，因法於大戰後財政困難，須以全力對德，不欲對土過事壓迫。此約既成，英人大加反對，甚恐安哥拉政府鞏固以後，英所摺得的美索波達米亞油礦，必遭土政府反對。因此，英乃竭力幫助希臘，使與土戰。

希土戰爭爆發，激烈而且延長，兩方都弄得精疲力竭，各有休戰之意；乃土耳其忽得一支生力軍，即是當此時有所謂全世界回教徒大聯合的運動，認為列強欺凌土耳其，即為壓迫回教民族，回教徒視為莫大恥辱，羣起聲援，反抗英國○事既至此，問題擴大，協約國乃不能不改正對土條約，因有一九二二年三月的巴黎近東會議，協約國盡量讓步；撤退希臘軍，使土耳其在小亞細亞恢復主權；又規

定將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歸還土耳其，在希土兩國間設置中立地帶；對於斯密那港頒行特別制度，改訂他大尼里海峽，與婆斯婆羅斯海峽，任土人為委員長，設立解除武裝地域；在加里波的里設警協約軍隊，保障自由航行；其他關於海陸軍及航空條約都有變更；尤以財政方面，將財政委員會撤消，改設清算委員會，得有某種程度的財政權，土耳其的財政可以恢復獨立狀態。關於領事裁判權，則在和平條約發生效力之後的六個月內，由各國與土代表組織委員會作改訂的準備。

如此，希土的爭端似可解決，土耳其似可滿意；然而巴黎近東會議仍不能使土耳其恢復其領土的完整，而希臘亦不願放棄既得的權利，雙方不能讓步，背後又有強國暗中對峙，英助希臘法助土，意見衝突，和平之神還無降臨的希望。安哥拉政府決心奮鬥到底，致謀希臘要求立即休戰，同時撤兵；希臘則以土人還在虐殺土希人爲詞不肯即撤，爭執又起。正在爭執中，忽有日內瓦經濟會議，轉移列強的注意，而巴黎近東會議因以停頓。於是希土復大戰。

戰事再起，凱末爾的軍隊，奮勇異常，打破希臘的嚴密

約底轉讓，收入其腹地，三日內奪得愛琴加拉希薩的要區，把希軍首尾截為兩段，不期呼應，復分兩路進攻：一趨白魯薩，一向西南殺奔斯密那，小亞細亞所駐希軍為土軍驅殺淨盡；南路一軍，擒獲希軍總司令及參謀多人，希軍士氣全喪，節節敗退，至此希軍僅保有斯密那一地。九月八日，土將洛里士率軍抵愛琴海沙襲斯密那的後方，希軍官知大勢已去，無力掙扎，即於是夜宣布把斯密那交付協約國。協約國領事會商後，即電凱末爾定期開會協商土軍入境辦法，希軍日行設法撤退，把大營移去米地鄰島，到此時斯密那亦為土軍所有，兩國乃實行休戰。

十月八日，在莫達尼亞(Mudania)地方舉行休戰會議，成立近東休戰協約，約文如下：

- (1) 十五日內，希軍退出答把斯；
- (2) 三十日內成立土國行政權；
- (3) 土國警察，以八千人為限；
- (4) 協約國駐軍於馬利柴河兩岸；
- (五) 在距海峽十五基羅米突所畫線內，設置中立區域，界外設立無軍備區域，並在伊斯密特半島自基

白齊至希勒鐵內，設立中立區域，界外四十基羅米突，亦為無軍備區域，雙方允予不多增軍備，建立砲臺。

約成，十月三日，希軍退出答拉斯，土軍亦撤退中立區域內的軍隊，十五日，土國警察二千五百人開赴答拉斯，於是土國遂正式領有此地。列強乃與土商約定開會解決一切底近東問題。此時適當各國國內都有政變，土耳其青年黨亦議決廢黜土皇，以致和平會議，至十一月二十日始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開幕。會議中，土國代表伊斯梅，要求土國的國界應與國民公約相符，希臘須償付賠款，取消領事裁判權等不平條約，改訂伊拉克疆界，以及土國在財政上政治上的完全獨立。大會遂設立各項委員會，從事審查，以便提出解決案。討論進行中，土耳其因利用英法的意見不合，態度忽轉強硬，於翌年一月六日討論領事裁判權時，土代表竟將協約國提案全部推翻。後至少數民族股員曾，討論創立亞美尼亞人國家時，土代表竟勃然作色，不許討論，大罵協約國不應利用亞美尼亞妨害土國，官畢憤憤退出會場。二月一日土國提出關於領事裁判權

及政治財政各案，聲言不能再讓，而和議遂歸決裂。土政府要求協約國駐在斯密的軍隊，限期撤退，該地預備增築要塞，添置大砲，近東戰雲又起，形勢忽趨嚴重。蓋土耳其深知英法不能一致，大戰後各國人心厭亂，故思乘時收復已喪失權利。協約國無已，表示讓步，重召洛桑會議，結果，卒允土國的各項要求；收回君士坦丁堡，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外軍，裁撤客郵，並收回教育權及其他各項喪失的權利，土耳其的宿願以償，遂一躍而為近東強國。

土耳其以多年的近東病夫，得一旦轉敗為勝，轉弱為強，蓋完全出於土耳其青年黨的領袖凱末爾之力。凱氏為土耳其一官吏之子，生於薩隆尼加，少年即聰穎而有胆力，初入該地的高等學校，年未冠，即投身陸軍，後加入土耳其青年黨運動，曾屢被監禁，而運動益烈，堅苦卓絕，難

九一八以後暴日對華經濟之回顧與前瞻

(一) 引言

自九一八空前的國難開幕以來，我全國民衆由酣夢沉沉中驚覺，一致奮起作抗日救國的工作，並採經濟絕交の方

能可貴。歐戰期，曾為加波里（Caleb）守將，大勝，死傷英法軍無數，名以大著。

歐戰告終，列強結約處分土耳其，是時凱末爾任小亞細亞司令官，見事急，乃糾合同志建立政府於安哥拉，復運其神勇底戰略，驅逐列強勢力出於土境。土耳其之能擊勝希英，恢復領土，重建新國，皆因凱末爾的才略超羣以致之。

今土耳其早已脫離近東病夫的徽號。而遠東病夫底中國，仍是羸弱如故，紛亂如故，敵人已佔去我三十萬方里的領土，復以大兵深入腹地，壓迫我國屈服？我們鑒於土耳其興國的歷史，舍掉與敵人作「持久戰」外，更有什麼出路？四萬萬同胞竟無一凱末爾其人者？引領回顧，不禁神馳

(全篇完)

朱冠審

策以制暴日的死命，誠然，日本對我經濟之依賴，固屬事實，此次之暴行，亦為對我攫取經濟之優勢和特權而來，我們即以經濟絕交抵制之，自可算無上的法實了，唯我們

續，或國時間的短促，或以局部的奉行，致其結果，鮮見成效，此次抗日運動，算是全國一致，上下一心，對日經濟絕交，屈指已屆半年，在此促的過程中，究竟對暴日經濟生不生影響？回顧本身有沒有成效？欲了解此中情況

那麼，我們先看看過去暴日在華的經濟事實

(A)一九三〇年度五國對華貿易的地位

	輸 出		輸 入		總 計	
	實數(百萬海關兩)	與全華貿易%	實數	百分比率	實數	百分比率
日	三四一,二〇〇	二六,一	二六〇,七三〇	二九,一	六〇一,九三〇	二七,三
美	一三二,四〇六	一七,七	一三一,八八〇	一四,七	三六四,二八六	一六,五
英	一〇八,二五八	八,三	六二,六七九	七,〇	一七〇,九二七	七,八
俄	一九,〇二一	一,五	五五,四一三	六,二	七四,四三四	三,四
法	一六,九八七	一,三	四三,七〇〇	四,八	五九,六八七	二,七

(B)五國對華投資的地位

(B)五國對華投資的地位

據普雷克斯氏推定

李璣氏推定

東亞經濟調查局推定

日 十二萬萬五千萬美金

十萬萬美金

二十一萬萬七千萬日元金